

叶紫

小说精品

血与火的写真



乐 齐 主编

中国现代名家
小说丛书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叶紫小说精品/叶紫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 1997

(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/乐齐主编)

ISBN 7 — 5059 — 2656 — X

I. 叶… II. 叶… III. ①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②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18140 号

书 名	叶紫小说精品—血与火的写真
作 者	乐齐主编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责任编辑	姜琳、沙雁
责任校对	沈小秦
责任印制	李寒江
排 版	北京华茵文化印务咨询公司
印 刷	北京市彩桥印刷厂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
字 数	263 千字
印 张	11
插 页	2 页
版 次	199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 — 5000 册
书 号	ISBN 7 — 5059 — 2656 — X/I · 1984
定 价	17.6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编辑说明

本书是“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”之一种，辑收叶紫的中篇小说一部和短篇小说20篇。

叶紫(1912—1939)，著名革命作家。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左翼革命文艺运动。他的小说多取材于故乡湖南的农村生活，以生动的笔触和曲折的故事，描绘1927年大革命前后洞庭湖地区农民的苦难与抗争。生活气息浓郁，革命精神鲜明。

本书由宝祥、郁华担任特约编辑。

“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”编辑组

1996年6月

目 录

星	(1)
丰 收	(76)
火	(119)
电网外	(142)
夜哨线	(167)
杨七公公过年	(187)
向 导	(213)
偷 莲	(226)
鱼	(233)
山村一夜	(239)
湖 上	(269)
校长先生	(283)
电车上	(292)
刀手费	(297)
毕业论文	(299)
懒 捐	(302)
广 告	(315)
菱(断片)	(318)
岳阳楼	(334)
长江轮上	(337)
古渡头	(343)

星

第 一 章

一

丈夫整整地又有三天不曾回家了。梅春姐一大清早就爬了起来，悲哀地，怏怏地，在自己的卧房里靠着窗口站了一会儿，用一种怀着恨意的嫉妒的视线，牢牢地凝注着那初升太阳幸福的红光。在秋收后的荒原上，已经有早起勤奋的农人，在那里用干草叉叉稻草了。野狗奔驰着，在经过的草丛里，挥洒着泪一般的露珠。

梅春姐用很大的时候抑制住了自己的哀怨，她无心烧早饭；轻轻地伸手在床上搜寻了自己和丈夫的几件换下的衣裳，提着桶，穿过中堂，蹒跚地向湖滨走去。

朝露扫湿了她的鞋袜和裤边，太阳从她的背面升上来，映出她那同柳枝一般苗条与柔韧的阴影，长长的，使她显得更加清瘦。她的被太阳晒得微黑的两颊上，还透露着一种少妇特有的红晕；弯弯的，细长的眉毛底下，闪动着一双含情的，扁桃

形的，水溜溜的眼睛。

路上的农人们都指手划脚起来了。他们有用各种各色的贫婪的视线和粗俗的调情话去包围，袭击那个年轻的妇人。他们有时还故意停止着工作，互相高声有心使她听得出来地，谈论着她们夫妇间的事情：

“说吧，老黄瓜，为什么陈灯笼夜夜叫她守空房呢？……”

“谁知道呢？……‘家花没有野花香’罗，也许……”

“不，有人说，她是在娘家养过什么汉子来的！所以，陈灯笼才不爱她，折磨她。……”

“啊！原——来！……那就难怪陈癞子罗！”

梅春姐尽管佯装没有听见，可是那些无耻的污浊的话，却总象箭簇似地向她射来，甚至于射到她的心里。她着力地稳定了一下自家的脚步，飞快地冲出那恶浊的旋涡，咬着牙，喘着息，一口气跑到那湖岸的石头跟前蹲下了。

湖水，碧绿的，清彻的飘流着，起着细细的涟波。在湖岸的石头两边，已经有好几个同村的妇人在那里洗衣了。梅春姐一面和她们招呼着，一面尽量地想把那颗跳动的心儿慢慢地平下来，把那些恶毒的，刺心的秽话扔开去。她扯起衣角，揩了一揩额角上的因为奔跑出来细细的汗珠，便弯腰洗她的衣服了。

水声和捶衣木的声音在湖中激荡着。不甘沉默的旁的妇人们，就趁着这一个机会大家无所顾忌地扳谈起来。她们谈着家里日用的柴米油盐，她们谈着漂亮、新鲜、时髦的布料，她们谈论着公婆，谈着孩子，谈着自家的男人和别人家的暧昧的私事。……

梅春姐夹在她们中间装得非常快活。有时候，她还故意地跟着旁人大笑几声。她想教人家看不出来她那种被丈夫侵蚀的内心的痛苦。可是那谈锋却象有意要使她为难似的，不知怎么

一下子又转到她的丈夫身上来了。

“他已经几天没有回来了呢？”发问的是一个麻面的中年妇人，十五年来她已经生了十个儿女了。她带着笑脸时，麻子就一粒一粒地牵动着。

“三，三天……”梅春姐轻轻回道。

“你想不想他呢？夜……”

“当然喽！”一个面孔涂得象燕山花的，有名的荡妇柳大娘，截断了麻子的话。“她为什么不想呢？这样漂亮，年轻！……”

梅春姐觉得那淤积的心血，是怎样地热烘烘地涌上了她的面庞。她渐渐地把头低下来了。一面使力地搓着水浸的衣服，一面偷偷地瞟视着左右的妇人们。当她看见了妇人们——尤其是柳大娘的那牢牢的视线——都在凝注她，而又感到自己的脸太红了的时候，她就故意地把衣服往水中沉重地摁着，几乎摁得连人带桶都滚到湖中了。

“为什么呢？你们……”一个老年一点的，一面伸手抓着梅春姐，一面向大家责骂着：“不要再说这些事情了吧，你们都不是好东西！……”

“好东西！……年纪轻轻，男人做得初一，我就做得初二。”那柳大娘愤愤地，带着一种真正的同情心，叫道，“‘哪个罗裙不扫地，哪个扫帚不沾灰！’喂，黄瓜妈，莫说梅春姐还这样漂亮！……”

“呸！阎王会勾你的簿的！不要脸的，下流的家伙！你总以为人家都象你这骚货！……”

大家又都哄笑起来。

梅春姐可不能再佯装快活了，她用了一种很大的，自制的力量，勉强地洗完这一桶衣服，才站起身来。然后又象逃难似的，拚命地穿过那些男人们的下贱的视线和嘲笑，跑到了自己的家中。

二

丈夫陈德隆，——因为生癞子，人家就叫了他陈灯笼。——对于梅春姐是太不知道怜爱的。他好象没有把年轻的妻当做人看待，他认为那不过是一个替他管理家务，陪伴泄欲的器具而已。自己去年的一个风雪满天的、忧愁的日子，用一顶红轿、吹鼓手和媒人，把梅春姐从娘家娶回来以后，他就没有对她装过一回笑脸。他骂她，他折磨她，并且还常常凶恶地，无情地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殴打她。他象很有计划似地打她的胸，打她的腹，打她的腿，……他打着还不许她叫，不许给人家在外面看出她的伤痕来。

丈夫没有弟兄姊妹，只有一个老年的盲目的公公。在去年，那公公还能在听到梅春姐被丈夫打得辗转呻吟的时候，摸到房门口来用拐杖抛掷陈德隆，骂他是个无福消受贤德妇人的恶鬼！今年，不幸的是公公归天了，陈德隆就更加无所顾忌地欺压他的妻。他趁这时候学会了打牌，学会了喝酒，学会了和一切浮荡的，守空房的妇人勾勾搭搭。他常常一出来，就三五天不回去。

梅春姐对于丈夫是不能说不贤德的，她自始至终没有向人家说过丈夫半点错过。她忍受着，她用她自己的眼泪和遍体的伤痕来博得全村老迈人们的赞扬。当她听到了那雪白胡子的四公公和烂眼睛的李六伯伯敲着旱烟管儿，背地里赞扬她——“好一个贤德的妇人啊！……”“好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啊！”“癞子陈灯笼的福气好啊！……”的时候，她就觉得那浑身的伤处，都象给一种无形的，慈祥的，勉慰的手掌抚摸过似的，痛苦全消失了。她可以骄傲——尤其是对于那些浮荡的，不守家规的妇人骄傲。

但是，一到夜间，当她孤零零地，躺在黑暗的，冷清清的被窝中反复难安的时候，她的灵魂便空虚与落寞得象那窗外秋收过后的荒原一般。哀愁着不是，不哀愁着也不是。她常因此而终宵不能成梦。她对着这无涯的黑暗的长夜深深地悲叹起来……有时候，她也会为着一种难解的的理由的驱使从床上爬起来，推开窗口，去仰望那高处，那不可及的云片和闪烁着星光的夜空；去倾听那旷野的，浮荡儿的调情的歌曲，和向人悲诉的虫声。……

她忍耐着，一切都忍耐着——当她在夜间又想起白天里那些老人们可宝贵的，光荣的赞扬时。

三

亡命地从湖滨跑回来，放好桶，晒好衣裳，走进到卧房的时候，梅春姐已经身疲力软了。她无心烧饭，无心饮牛，无心饲喂鸡和鸭……懒洋洋地躺在木床上，去推想她那命运中的各种不幸的根源。田野中的男人们的秽语和湖上的妇人们的嘲讽，就象一个多角的，有毛的东西似的，只在她的心中翻滚。她想起了母亲临终的前夜，和父亲死时所对她叮嘱的那些话来：“在家从父，出嫁要从夫。如果丈夫有什么不正当的行为的时候，只能低声地，温语地，夜间在枕头上去劝慰他。……”她觉得她对丈夫是太少劝慰了；她应当好好预备一些温软的话，在夜间，在枕头上，去劝慰她的丈夫才行。这样，她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把心思勉力地镇静了一回儿，就又慢慢地开始她那日常的，好象永久也做不完的，家中的琐细事物。

在夜间，丈夫陈德隆回来了。他喝得醉熏熏的。在一线微弱得可怜的灯光底下，可以看到他那因长癞子而脱落了发根的光头上，有几根被酒力所激发着的青筋在凸动。他的面孔通红

的，在刷子般的粗黑的眉毛下，睁大着一双带着血丝的，发光的，螃蟹形的眼睛。

他一声不响，歪歪倒倒地走到了床边，向梅春姐做成一个要冷茶的手势，就横身倒了下来。

夜——是很长的。当他喝冷茶喝足了的时候，当梅春姐正要用温软的言词去劝慰他的时候，当村上的赌徒们正待邀人去赌钱的时候，丈夫陈德隆的酒醒来了。他突然地，象一根发条似地从床上弹了起来，伸手到小柜中摸出他那仅有的几块放光的洋钱和铜板，一匹熊似地冲到村中去！……

梅春姐拖着他的手，哭着，叫着：

“德~~~~隆~~~~哥！你，你不在家，人……家……要……欺侮我的！……”

“谁呀？”他停了一停脚步。“放心吧！没有人敢在老子头上动土的！……”就扔下梅春姐的手来，跑开了。

夜——是很长的。

梅春姐张望着丈夫的阴影，在无涯的黑暗中消逝着；回头又看着那象在打呵欠似的洞黑的床铺，她的心儿不能抑制地战栗了好久。被子里还遗留着丈夫的酒气，可是——没有了丈夫。小柜中还遗留着洋钱和铜板的空位置，可是——没有了洋钱和铜板。她想哭，可是——她连哭都哭不出来了。

她又慢慢地走近了窗口前，她在那里站立了好久好久。她想不出一个能够使丈夫回心的办法。叹气，流眼泪，一点也不能打动丈夫的那颗懵懂的心。她渐渐地，差不多要沉入到一种绝望的，无可奈何的悲哀中了。

站着……叹着……之后，她就推开窗子伸出了头来，想看一看她那从小就欢喜看的夜的天空，想借着星星和月明来解一解心中的愁闷。可是，忽然地，象有一个什么暗号似的，那埋伏在她左右，专门为勾引她而来的，浮荡儿的粗俗的情歌，立

时间便四面飘扬起来了。

最初是一个沙声的唱道：

十七八岁的娇姐呀——没人瞅啦——
跪到情哥哥面前——磕响头！……

梅春姐向窗前唾了一口，把头缩了回来。她觉得这些人都是些卑污，下贱的，太可笑的家伙。也不想他自家是什么东西！……但悲痛是无情的，她睡不着。她把耳朵轻轻地贴在窗口边，无聊地又想听下去——她是想赶去那快要把她全身都毁灭掉的悲哀：

哥说：“我的姐姐呀！……
不怕你膝头骨跪得——浮浮肿，
额头叩得——没有皮，……
你呀！——要想情哥……万不依！……”

接着，又有一个人装着女人的声音唱起来了。这声音，梅春姐一听就知道是那一个身上脏得发霉，还常常佩着一个草香荷包的，小眼睛的独身汉老黄瓜唱的。喉咙尖起来就象那饿伤的猫头鹰一般地叫着：

姐说：“我的哥呀！……
你要黄金白银——姐屋里有，……
要花花绿绿的荷包子——慢慢送得来；……
你铁打的心儿呀——想转来！……”

沙声的又唱道：

哥说：“我的姐呀！……

不怕你黄金白银~~~~堆齐我的颈，……

花花绿绿的荷包子~~~~佩满我的身；……

父母的遗体呀~~~~值千金！……”

梅春姐越听越觉得下流了；她离开了小窗，准备钻进那洞黑的床上。可是那歌声的尾子，却还是清清楚楚地可以听得出来。尖声的在后面接着：

姐说：“我的哥呀！……

我好比深水坝里扳罾~~~~起不得水啦！……

我好比朽木子搭桥~~~~无人走啦！……

只要你情哥哥在我桥上过一路身，

你还在何嗨^①~~~~修福积阴功！……”

沙声的没有再唱了。一阵一阵的嘻笑涌进了梅春姐的小窗，她用被头把耳朵扣得绷紧，她暗暗地又使力地唾了两回。她想：“你们能算什么东西呢？癞虾蟆……”

然而，痛苦，悲哀，空虚，孤独，……却又是真的。梅春姐她只能够尽量地抑制她自己，她总还满望着丈夫有回心转意的一日。然而这一日要到什么时候才来呢？梅春姐她不能知道。因此，她的痛苦，悲哀，空虚，孤独，……也就不晓得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解除。

① 何嗨：即哪里的意思。

第二章

—

第三年——是梅春姐和丈夫结婚的第三年——的九月，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，从南国，从那遥远的天际里，忽然飞来了一把长长的，锐利的剪刀，把全城市和全乡村的妇女们的头发，统统剪下来了。

这真是一件希奇的，突如其来的事情！……

当这把长长的，锐利的剪刀，来到这村庄里，第一个落到黄瓜妈的头上的时候，她就浑身发起抖来。她要求道：“好心眼的姑娘们啊！……可怜我吧！我要没有了头发，阎王不会收我的，我要到地狱中去受罪的！……”但，谁听她的呢，一下子就象剪乱麻似地把它剪下来了。当这把剪刀第二个落到麻子婶的头上的时候，她就叫着，嚷着：“剪不得啦！看相的先生说过了的：我的晚景全靠这头发，我要没有头发，我的一家人都要饿死啦！……”但，谁听她的呢，那巴巴头^①就象一只乌龟壳似的，随着剪刀落下来了。当这把剪刀第三个快要落到那欢喜擦脸红的柳大娘的头上的时候，她早就藏躲起来了，等到寻了她从黑角落里拖出去，她便一面流泪，一面哀求地：“少，少剪一点儿吧！……没有了头发，我，我要丑死的啦！……”但，谁听她的呢，姑娘们的剪刀是无情的，差不多连根儿都剪下来了。当这无情的，长长的，锐利的剪刀，第四个落到梅春姐的头上来来的时候，她就很泰然地，毫不犹豫地挺身迎了上来，她对着

① 巴巴头：湖南话，即女人梳发髻的头。

拿剪刀的姑娘们说：

“剪掉它吧，剪吧！反正我有这东西和没有这东西是一样的。我是永远也看不见太阳的人！我要它有什么用呢？……”

一切妇女们的头发都剪下来了，一切妇女们都伤心地痛哭着：黄瓜妈哭着，——她怕阎王不肯收她！麻子婶哭着，——她怕年老时要饿饭！柳大娘哭着，她怕她的情人不爱她！抛弃她！……

一切老头子们都夹七夹八地跟在中间摇头，汉气：

“不得了的！不得了的！……盘古开天以来女人就应该有头发的。没有了头发女人要变的，世界要变的！……”

只有梅春姐，她似乎与别的人不同。她没有把头发看到那般重要。因为，她的心已经快要给丈夫折磨死了，她已经永远望不到丈夫的回心转意的那一天了。她想：“变啊！你这鬼世界啊，你就快些变吧！反正我是一个没有用了的人，我的日子一半已经埋到土中去了！……”

二

真鬼气，真是希奇的事情！……世界就是这么真正地，糊里糊涂地变起来了。从那一天——那剪掉头发的一天起，村子里就开始变得不太平不安静起来。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跑来一些人（本村子里的也有），穿长衣的，穿短衣的，不分晴雨，不分日夜地在村子里穿来穿去。手里拿着各种各色的花样的东西，口里说着一些使人听不懂的新鲜的话。……

真鬼气，真是希奇的事情！……

丈夫陈德隆也开始变起来了。他变得比从前更加粗暴，更加凶狠了。他从楼板上摸出了一把发锈的丈把长的梭镖来，他把它磨得光光的。他说：他要去入一个什么会去，而那个会是

可以使他发财的；将来可以不做事情有饭吃，有钱用，并且还可以打牌，赌钱。……

梅春姐始终不明白这是怎样一事情。当她看见丈夫把那把发锈的梭镖磨得放光了的时候，她的心里就不知不觉地害怕起来；她怕她要用那梭镖将她刺死！并且他的那两条带着红光的视线，还不时地，象一枝火箭似地直射着她，好象要将她吸到那螃蟹形的眼睛里去，射死她，烧死她似的。梅春姐不禁的发起抖来了。

“不要到外边去的！知道吗？”丈夫把那梭镖靠在怀抱里，用手卷着袖子。“我要到会中去了！……不，也许还要到旁的地方去。夜晚，你早些关门，这两天外边的风气不很好！……”

梅春姐用了一种顺从的，恐惧的，而又包含着憎恨的眼光回答了他。

她当真除了饮牛、饲鸡和上菜园以外，整整地三天没有出头门一步。

可是，到了第四天早晨，不知道还是因了丈夫的久不回来呢？还是因了自己的哀愁抑制不住呢？还是因了秋晴的困倦呢？还是因了另一种环境的或者是好奇的原因的驱使呢？……使她下了决心地要跑到外边走一回。她从板壁上取下一把草叉来，用毛巾将剪发的头包了一下，顺便到自己的草场中去叉两捆稻草来做引火柴。

荒原，仍旧是去年的，前年的荒原；村子，仍旧是去年的，前年的村子；不过是多了一些往来的，不认识的人，不过是多了一些飘扬的，花花绿绿的旗帜。……

在那原先的，住关帝爷爷的大庙里，还多了一座新开办的，读洋书的学堂。

梅春姐缓步地穿过一条狭小的田塍。在她的眼睛里，放射着一种新奇的，怀疑的视线。她象一头出洞来找寻食物的耗子

似的，东张西望地把这变后的村庄看了好久好久，才又蹒跚地走向自己的草场去。

稻草象两座小屋子似地堆在那里。在那比较小的一座的旁边，有一个穿长衣的和一个人穿短衣的人在谈话。梅春姐没有注意他们。她只举起草叉来叉了两捆，准备拖回家中去。

“德隆嫂！”

“谁呀？”

她回头去：一个年轻的，面孔象用木头刻出来的人望着她，他是麻子婶的大儿子木头壳。

“德隆哥昨晚回家吗？”

“没有回来！”梅春姐轻声地应着，一面看了一眼那别的一个，用背面向着她的年轻人。

“唔！前晚还在会里和人家吵了架的，这家伙！……”木头壳沉吟了一声：“一定是到哪里去打牌了，一定的！……”

梅春姐把稻草都堆在一起，弯腰扎了一扎。……那一个穿长衣的年轻客便向木头壳问了起来：

“哪一个德隆哥啦？……”

“就是啦！……就是前晚那一个和你们吵架的，那一个癞子啦！”木头壳向梅春姐微微地盯了一盯：“罗，这一位便是他的癞嫂子，叫梅春姐的！……”

梅春姐的脸羞得通红的。她的心里深深地恼恨着木头壳；她抬起头来，想拖着草叉就走！

不自觉地，那个穿长衣的年轻角色，正在打量她的周身。她和他之间的视线，无心地，骤然地接触了一下！

那一个的白白的，微红的，丰润的面庞上，闪动着一双长着长长睫毛的，星一般的眼睛！……

梅春姐老大地吃了一惊，使劲地拖着稻草和稻叉，向家中飞跑！

三

陈德隆因为和会中的主脑人吵了架，一连三天都躺在情妇的家里不出来。第四天的中饭时，他足足喝了三斤半酒，听说会中又到了一个新从县里下来的人，又有一桩事情瞒他了，他才跑出去。

米酒把他的心火燃烧得炽腾起来。他走一步歪一下地向会中奔驰着。他的脑子里装满了那红鼻子会长的敌意的笑容，和那副会长的骇人的，星一般的眼睛。他有心要和他们抬杠。他觉得他们这些人都很瞧不起他，事事都瞒他，而不将他当成自家亲人一般地看待。尤其是副会长的那特别为他们而装成的一副冰凉的面孔，深深地激怒了他那倔强、凶猛的，牛性的内心！

在经过自己的家门时，他停了一下，吩咐了老婆晚饭时多做些米。他是打算去和会中人吵一阵就回来的。不是要寻他们的差处，而是发泄自家的心中的愤火！

有十来个人挤在会场中。当长工出身的红鼻子的老会长，正用一根小竹鞭向人们挥扬着，说着一些听不分明的，时髦的口语。副会长和另一个陌生的，蓄短胡须的人，在写着一张什么东西的字单。

陈德隆冲到他们的前面了。他故意摆摇他的身子，象一头淘气的、发了疯的蛮牛似地撞到人丛中去！环睁的螃蟹形的眼睛，先向旁人打望了，就开始大声、无礼的喧闹起来：

“会长！什么事情啦，丢开我？”

老会长微微地皱下眉头不理他，手中的竹鞭子更加有力地挥扬着。他好象并不曾听见陈德隆的声音似的，又接连地说下去了：

“……总之，总会花钱，费力，……都是为的我们种田人自